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四十九回 過富山暗服芝草 行朱郭假冒土神

壯士歸，其妻詢曰：「爾言瞽者他何人？」壯士曰：「正人也，兼之能積口德，以有益於世焉。」其妻笑曰：「彼非人類，乃碧玉山之蜂妖也，君不可近，近則不利汝躬。」壯士曰：「明明是瞽者，何妖之有？」妻曰：「吾自死裡還陽後，頗能明察庶物，爾如不信，爾試近之，恐將身陷是妖，那時悔之已晚。」壯士曰：「彼云爾是妖，爾言彼是妖，彼又與爾無仇，何獨扭爾而謂為妖婦乎？」妻曰：「今日約集婦女，惟吾獨美，彼殆戀吾姿色，而以妖婦駭爾。爾若將吾休出，彼必娶之。」壯士曰：「彼目不見，爾美何知？」妻曰：「目若不見，何於眾婦女內專扭吾而不扭他人？此假以目瞽者，世人之變態也，爾何蠢不知察若是。」壯士得此一說，半疑半信，一時心思撩亂，欲卻瞽者恐婦是妖，欲迎瞽者又恐瞽者亦妖。事正兩難，而門外犬吠聲聲矣。壯士出視，瞽者已臨，見壯士而言曰：「爾必為妖婦所惑也。爾欲聆妖婦言而拒我乎，抑願聆吾言而拒妖婦乎？隨在爾心，吾不相強。」壯士左思右計，想到兒女慘死情景，揖於瞽者，願收妖婦以杜禍門。蜻飛子曰：「如是待吾顯顯道法。」壯士曰：「瞽者進吾室歟，其在外而收之耶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吾在室外耳。爾各先歸，不作顏色，亦不必辱罵，吾自有收之之方。」壯士入，蜻飛子原形化出，飛進室去。妖婦見得，躲藏無路，扭身一化，化為斗大蜘蛛，向壁奔逃。蜻飛子追及，力錐以股，頃刻喪亡。仍化瞽者形容，將蜘蛛拉來，交與壯士。

壯士駭然曰：「若非瞽者，吾家無子遺矣。」謝以禮儀，不受而去。自此一倡，常在鎮中與人治妖邪之屬。每日無事，捧琴勸世，勸後獨坐靜室，又常念及乃師，不知此時落於何地。

豈知三緘自古銅鎮率領狐疑、紫光，竟向南嶽而行。路途之中思念弟子分散，音信渺然，默默不語者數日。狐疑曰：「吾師朝日沉吟不語者，莫非思念道兄諸人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師徒情深，焉有不念。」狐疑曰：「諸道兄背了師面，未必不還本性。如人人念師，烏得不遍訪之；若遍訪之，烏得不遇之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天下大矣，豈能遍訪。」狐疑曰：「坦途將盡，前面一山挺立，似欲由此而上，不知是山何名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去訪之。」狐疑奉命訪諸村農。村農曰：「此名富山，寬大異常，其間境地幽深，甚屬可愛。」狐疑訪得，轉與師言。三緘曰：「如此可向富山一遊，或在茲相逢，亦未可料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無地不以弟子為念，真仁人也。」師徒言言語語，已抵山麓，尋途直上。山草綠綠，林木參差，上至山巔，坦平一窪，遙遙望去，一閣高懸。師徒來到閣前，仰視額上曰「繡綠閣」。閣中二道，一老一幼，相迎入內，安置廊西。三緘曰：「冒入寶閣，吾師徒消閒幾日，即向別行。」老道曰：「小閣不堪入目，且無好齋奉敬，只管寬住數朝。」次早，三緘謂狐疑、紫光曰：「吾欲窮盡此山，爾二人願去否？」狐疑、紫光曰：「弟子慵於步履，在閣習功，師去早回。」三緘曰：「如得佳境，不即歸來，爾二人在此候著。爾莫謂吾向他往，即欲他往，斷不能拋棄爾等。」狐疑曰：「准在是閣候師，師不歸而弗行也。」三緘於是緩緩出閣，由南而去約四五里，已盡山南。自南轉東有數十里之遙，未見涯涘。三緘管向前進，又行數十里，突入林樹茂處，愈入愈深，愈深愈窮其境。復行十餘里，人跡渺無，前一小山擋著去路。三緘以為此境窮矣，及登小山一望，依然坦闊如前。三緘行力已疲，跌坐片刻，天色將晚，自計難歸，欲覓一石穴居之。

下至山腰，忽見一小道童由山腳直過。三緘呼曰：「道童何往？」道童曰：「欲歸閣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歸之閣何名？」道童曰：「靈秀。」三緘曰：「閣內同居道爺幾位？」道童曰：「無多，只吾師徒二人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自繡綠閣而來，天晚不能歸去，欲借寶閣一宿，可乎？」道童曰：「一宿何妨，爾急隨吾行之，不然其途不識也。」言已前導，不久已至閣門。

其閣僅三兩楹，而雅潔可賞。三緘拜見老道後，老道款以齋筵，賓主同餐。餐畢，老道笑曰：「吾閣榻少，道爺可於東楹木板上跌坐一宵。」三緘曰：「只要能蔽風雨，何暇圖安。」老道導入東楹，果一木板如榻，排於壁左。老道曰：「榻不恭潔，望其恕罪了。」三緘告謝數語，跌坐其間。整頓精神，將十二重樓以及三關尾閭，上至崑崙之功，一一運用。大道層次點得明爽。

功剛用畢，忽聞閣外人聲嘈雜。有曰：「此物好好司之，如有差遲，得罪不小。」有曰：「今夜吾收取一二莖，以賜有道。」有曰：「彼還不能服茲，何可亂予？」有曰：「雲遊欠力，可以予矣。」言之儼然。三緘起身立於板上，從窗隙偷視，見四五偉漢席地而談，爭論不已。倏於月影內一道紅光，墜地化為金冠男子，手捧文書一角。偉漢見得，跪地接之。金冠男子曰：「速命當方送交可也。」言已飛身而去。三緘視之，久不解所以，仍然跌坐，靜氣凝神。

俄而閣門響亮一聲，似有人緩緩入戶。三緘疑為本閣老道，啟門出入，未介於懷。孰知其人竟入室中，三緘視之，乃一白髮老翁，攜筇而至。三緘起揖而詢曰：「翁胡來？」老翁曰：「吾奉命來斯，與仙官一晤。」三緘曰：「所說何事？」老翁曰：「上天憐念仙官奔走勞苦，命吾送靈芝仙草與仙官食之，以壯精力，以助大道耳。」三緘曰：「靈芝生於何地？」老翁曰：「靈芝仙草無地不生，但人不識，即或能識此草，或隱或現，非其人亦不得而食焉。」三緘曰：「閣外之偉漢為誰？」老翁曰：「彼乃受上天真工之命，管理山林川澤，一切寶物瑞木仙草，皆其所司。」三緘曰：「靈芝仙草司之有神，鹿能食之，此理何說？」老翁曰：「鹿為獸中之馴而伏者，所以得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既命奉上天，送來靈芝，可呈吾一覽。」老翁諾，於袖取出，敬呈三緘。三緘接過視之，青秀而香，把玩不置。

老翁曰：「此草不可停留，得即吞食，乃有益耳。」三緘出位，向北叩首跪地而服，香氣不斷，味甜如飴。服後，自覺心清神爽，乃揖老翁而謝其奔走之勞。老翁不敢當，將欲辭去，三緘復留而詢其族姓以及出身。老翁曰：「吾族雲氏，名如鏡，幼讀儒書，幸服青衫一生，正直不阿，好敦孝友，沒去閻羅查對，有功無過，奏請上帝封為此境當方。今齊奉命前來，送得仙官靈芝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仙官大道成後，還祈攜帶小神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後日果能誕登道岸，自當酬勞。」老翁再拜辭行，出門而隱。三緘自服靈芝後，神也凝結，氣亦充足，於道大有所助。

天光發曉，仍回繡綠閣中。狐疑曰：「吾師昨夜何地棲身？」三緘曰：「靈秀閣耳。」師徒往此又十餘日，辭了老道，復向南游。三緘在途，謂及狐疑曰：「爾弟狐惑，不知散於何所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弟心性素所深悉，斷不反道敗德，以玷師箴。」三緘曰：「狐惑投吾，頗能以習道為事，知其道必終得，吾故常常念之。」三緘之思歎狐惑者如此。

殊意狐惑自碧玉分散，仍回本洞修煉數月，甚覺無聊，念切三緘，意欲遍世尋訪。於是離了洞府，四處遨遊。正逢夏日，池蓮開放，思及師身，泣下潸然。東走西奔，來在一地，山壤皆赤。狐惑思曰：「黑墳黃壤，土色有分，此地如斯，在墳壤外矣。」路途奔走，亦不暇問是地何名，又兼大道未成，尚思口腹，久而力憊，欲得一所在以息其肩。轉過坦途，有茅亭二三家，酒食俱備，狐惑即在亭內暫歇一時。

久之，問及亭人曰：「貴地何名？土色如其赤。」亭人曰：「此名朱郭，以地皆朱色而取之也。」狐惑曰：「所產如何？」亭人曰：「土色雖殊，而其所產，則與黑墳黃壤二而一焉。」狐惑詢明所以，辭主出亭。瞥見亭東有山數重，層巒曲折，山處溪泉回繞，水聲潺潺。洗耳聽來，如琴如瑟，令人居此心曠神怡。有是佳山，真堪習道，況亭之前後皆屬通衢，住此正好探師消息。即師之行蹤不可得，或於道友能遇一二，亦未可知。然吾心雖欲在茲權為駐足，而一無恃處，飲食何需？

暗暗沉吟，向亭之前後左右周詳審視。但見青松翠柏，濃蔭密布，愈覺可人。狐惑是時手舞足蹈，依依不捨，前行數武，一土神祠在焉。其內空空，無有神像，亦無牌位，諒是前之土神日遠年湮，久廢棄者。狐惑觀望良久，猛然思及，吾不如假冒此老，庶幾棲身有所，而訪師有地。主意已定，身隱祠中。

會逢馬員外致仕歸里，膝下一子年僅十六，已服青衫，員外常以大器期之。無如自任歸來，倏然癡笑若狂，不知人事，予食則食，不歇箸，斗粟似亦可餐；不予財弗言饑，數日亦不索食。員外以為疾也，市之名醫，迎請殆遍，毫無效應。又以為鬼也，名巫

聘盡，而此子依然。員外無可如何，惟朝日痛惜而已。

一日，員外閒遊村郭，以消愁悶。看看紅日西逝，忙然馳歸，方過茅亭數百步許。狐感知其家內有冤鬼纏擾，乃化一白髮老翁，向前途緩緩而行。員外見其年近百齡，奇疾諒閱得多，因問之曰：「老翁貴姓？」老叟曰：「賤族胡氏。」員外曰：「胡公何往？」老叟曰：「前面黃姓家中子被鬼纏，癡笑不食，旁人薦得老拙為之驅除。吾以衰弱難行，不願作此巫事。黃翁命僕以肩輿迎吾，吾性不慣乘輿，緩步去到伊家，略施法術，其子之疾立愈。今日黃公治酒，酬謝吾勞，故歸之晚耳。」員外聞之，喜曰：「吾家一子亦是癡笑不休，聘盡巫醫，絕無效驗。不意翁有此術，敢請至舍，如吾子疾獲愈，願謝千金。」老叟曰：「何必言謝，只要員外不嫌吾術不精，暫且試之。」員外曰：「胡公自是高手。」言已前導，老叟後隨。

行約數程，老叟詢曰：「員外府第可將至否？」員外曰：「前面綠楊千樹，即是敝門。」及到重門，員外導入，設筵款待。筵畢，老叟曰：「吾且入令郎室內，看伊病體究竟如何。」員外即導入室，老叟極目，見一女娘坐於牀頭，以手捫子身軀，則癡笑大發。老叟曰：「員外請出暫避一時。」員外出，老叟謂女娘曰：「爾屬何鬼來纏此子？」女鬼曰：「吾乃員外丫結，名喚秋菊。因此子索果甚急，吾正不暇，予之稍緩，當被主母鞭抽數百而亡。吾今來此者，將以復吾仇也。」老叟曰：「爾仇可解乎？」女鬼曰：「員外妻死在陰曹，與吾對審數次，閻羅怒其殘刻，打入三途受苦，吾心已遂。但恨此子昔日性情驕傲，累吾少年廢命，故來相纏，以俾驅使奴婢之人作為殷鑒，免為奴為婢者受此慘刑耳。」老叟曰：「吾欲解釋此冤，如何方遂爾意？」女鬼曰：「與吾焚楮二十提，吾即去矣。」老叟曰：「今夕不使此子癡笑，吾告員外，即焚冥楮與爾。」女鬼欣喜，出戶而去。此子在榻，倏忽呼曰：「吾腹餒矣，快捧粥來。」連食數碗，其疾若失，舉止如常。

老叟見子疾已痊癒，將致病根源詳述一遍。員外駭然曰：「吾今而知下人之不可刻待也。」遂向家中兒媳諄諄告之。忙命家人焚化楮財，以度女鬼。

次早，復設筵席款待老叟。酒逾三盞，員外攜金出謝。老叟笑曰：「員外知吾乎？吾非人，乃朱郭茅亭之土神也。公以千金謝吾，何不將此項銀兩培補吾祠。」言罷不見。員外驚訝良久，當即卜吉鳩工採材，另為修葺一祠。祠成，建龕塑像，演劇數日。於是土地之威靈四方皆知，香煙不斷，雜牲豕首，爭獻者紛至沓來。狐惑在茲，享受弗盡矣。

冬去春回，西山道人尋師不遇，乘風遊覽，來至朱郭，亦散步於茅亭。見得土地祠中甚是熱鬧，心疑妖屬竊附土神之靈，試將陰眼偷覘，乃狐惑也。西山曰：「狐惑呆子，尚知靈附土地，以討酒食，待吾戲之。」扭身一化，化為五歲孩童，手持香炬，入祠燃點，跪地而告曰：「土地土地，人人說你煞顯神氣，吾有所求，望你老人大展法力。」言此，連連叩首。狐惑暗思：「此位娃兒不過五歲，出口有些厲害，未必來掀吾攤子者乎？吾且聽之下言何若。」孩子又曰：「吾之求爾土地者，無關緊要，因吾前劫死日，年才三十，後娶一妻僅十八齡，貌如花玉，吾心不捨。祈爾土地將彼引至此間，仍與吾躬配為夫婦，謝爾山豕一個。如三日內不能成配，吾必以牛便塞爾口眼，決不食言。」狐惑聞之，暗言：「這事甚奇，待吾再看孩子如何。」孩子立起身來，將土地望而又望，曰：「我似認得你，你莫非姓胡嗎？三日之事好好調停，不然吾要來祠毀爾神像。」言已竟出。

狐惑隨後偷覘，孩子出祠數武，仍化為西山道人。狐惑向前一手扭定，曰：「爾來作難我土地老者耶？」西山曰：「特來試嚇爾的道法。」狐惑曰：「聞爾所祈不情之甚。」相與大笑，攜手入祠。狐惑曰：「自碧玉分手後，爾向何之？」西山曰：「仍歸本洞習道，日日念切吾師，故又出得洞來，四方查訪。不期與道兄相會，實是奇逢。」狐惑亦將己之行藏詳細道之，二人悲喜交集。狐惑曰：「道兄不必他往，即在此祠住下，同訪師身。」西山曰：「住之不妨，但恐參淡爾的飲食。」狐惑曰：「是地生意甚好，鬼怪纏人極多，就有十餘土神，都發得過。爾住於此，我兩個土地與人驅怪治鬼，怕還不暇耳。」西山道人知師蹤跡一時難以尋得，遇及狐惑，亦不孤寂，倘師游至此地，何幸如之。打定主意，遂與狐惑同住祠內，以訪三緘消息焉。